

甜甜系列

千禧真情无法抗拒

爱情巨献

精挑细选 倾情发行 港澳台火爆销售全亚洲!

滚滚红尘,恋恋风情,爱情永远是人生的主题!

动人故事,美丽动听

你所有美丽的幻想 尽在本书中实现

文字完美百分百

爱情巨献

台湾爱情故事每日奉献

都是爱情惹的祸!

好——喜欢
她 touch 到他的胸肌了!

悠古情梦

台湾玄郁

甜甜系列： 130

悠古情梦

(玄 郁)

出版发行：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德会

印 刷：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64

印 张：3

字 数：60 千字

版 次：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80587-537-5/·I·499

定 价：4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

悠古情梦

内容简介

这一摔，摔疼了脑袋不打紧，
还求救无门！怎么会这？！
明明她是从山崖上掉下来的，
这会儿却身在一片荒野中，
实在匪夷所思！好不容易找着了个有人迹的茅屋，
里面——唉！空空如也。
一觉醒来，高兴终于看见人了，
不料那人却冷得像块冰……
不对、不对！再靠近一点看，
这男人很有“古早人”的味道！
连说话都古味十足。

不是拍戏，那就表示——她摔坏了脑袋？
但——他真真实实存在呀，她 touch 到他的胸肌了！
好——喜欢！

想来她是得赖上他一阵子了，
可瞧他一副巴不得速速摆脱她的模样就呕！
哼，她别的功夫没有，就“贴巴达”厉害……

第一章

踏着轻快的步伐，苏湘希连同同学一行人走上快乐旅程。今天，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三天两夜露营活动的首日，每个人背上都背着沉重的背包。

一路行来，鸟禽相伴，欢声四起，好不热闹。

再也没有比外出游玩，尽情恣意，更能舒解考生长期以来堆积的压力了。如今，大专联考已过，说什么也要趁着空档到外头透透气；之后，再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成绩。

真棒！苏湘希心里这样想着。

远眺美景，心情轻松，她唇角挂着笑意，脚步不自觉地加快，就仿佛肩上的重担完全归零。

“湘希！走慢点，自己一个人走那么快，把我们全给抛在后头啦！”李雯雯喊着。

苏湘希轻甩着马尾回望。“是你们走得太慢，快点嘛！别像老太婆、老阿公一样。”说完又往前轻跳了几步。

“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挺长的路，现在走这么快，待会后继无力，可别要我们等你喔！”

“才不会哩！”



后头一群同学赶上来，其中一人提议：“喂！第一个抵达前方大石块的人，这两天免守夜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好啊！”大伙争相应和，当然脚下也没闲着，一窝蜂往大石块的方向冲刺。

所有人抵达目标时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喘吁吁。这时，苏湘希首先察觉天气的异状——

“喂！你们看，起雾了。”

“好奇怪。”其他人也甚感怪异。

“是啊，怎么变天了？，刚才还好好的。”

李雯雯一颗心忐忑不安，忧容袭上脸蛋，直觉有事情要发生。

“看来我们现在最好待在原地不动”

“待在原地？”拥有免守夜权的男同学说：“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抵达目的地？而且只是小雾而已，没什么影响。”

“不如我们现在先到那一头，在那边等雾散。”另一个男同学提议。

同学互相对望，全部表示同意。

“好！我们赶紧过去。待会见雾浓了就不好认清方向。”

要到山的那一头，中间有石桥相连，右侧是一面山壁，左侧是山谷。山谷此时已因迷茫大雾而不可测。虽然走在二公尺宽的桥上，众人也不敢掉以轻心——能见度不佳的状况下，失足跌落山谷可不是好玩的。



说也奇怪，当所有人走到石桥中央时，谷底的雾气竟像泉涌般升了上来，没一下子，浓雾已教人分辨不出前后景物，甚至是近在咫尺的同学。惊慌的叫声在人群中传开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好可怕！看不见前后。”

“别慌！”一个镇定的声音引导着众人。“大家注意脚下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一阵划破长空的叫声惊慑众人，当中还伴随枝叶的折落声。

“湘希！是湘希的叫声……”

众人显得惊慌失措。

“别乱动，我们全部原地坐下。”

“可是湘希——”

“没办法！只有等雾散……”

所有人背靠山壁而坐。浓雾不散，压在众人心头的焦虑越发沉重难耐。心脏鼓动的声音在每个人耳里回旋不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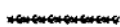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啊！她还活着吗？

后脑勺的剧痛，使得苏湘希撑不开双眼这一跤摔得可不轻。

痛死了！

僵直的手轻抚额头，幸而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冒了一身



汗。

微睁双眼，映入眼帘的是掺入阴霾的淡蓝天空，说不出是阴是晴。

随着疼痛减缓，脑袋瓜能思考了。苏湘希一古脑儿坐起，却在和眼前景物打个照面后，惊愕得合不拢嘴……

这是哪里？

她记得！她掉下去的地方是山谷，对吧？

既然是山谷，应该有山。

没错，眼前多的是山，青苍碧绿；只是——群山未免也离她太远了！

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片野茫茫的草原，周围远山环绕。

有谁能告诉她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

她站起身，拍去草屑，四处寻找背包。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，只是偶尔有草丛中的野鸟受惊飞起。不晓得该说是谁吓着谁。

天色渐暗、气候微凉，苏湘希忍不住打个哆嗦。

之前赶路，嫌天气热而脱下外套塞在背包裏，刚刚冒了一身汗，加上现在天候又变凉，既没有御寒的衣物，更没有可以取暖的小屋，该怎么办才好？

哎，无语问苍天！只好四处寻找人迹，说不定附近会有民宅。

到了暮色尽褪，终于让苏湘希发现了一间小草屋。她欣喜地往草屋奔去，大声喊叫：“喂！有人在吗？救命啊！我和同伴失散了，请帮帮忙！”



她毫不客气地直冲入草屋，笑容却一点一滴消失。

屋里头空无一人，甚至空无一物！希望大大落空，不禁令她茫然。

仔细地观察屋内每个角落，苏湘希发现有张小纸条塞在墙上，她抽出纸条，摊开一看。上头写着——

西蜀三邪之屠城户 五百两

武岩门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她看完，立即将纸条塞回原处，没特别注意内容所隐含的时代意义。

一阵风吹入屋内，苏湘希冷意骤起。想要关上门以避免寒风，才发觉这间草屋没有门！

天哪！怎么会这样，这间草屋是盖好玩的吗？

她瑟缩在背风的一角，尚庆幸有这间草屋可以暂时栖身。不一会儿，肚子响起咕噜咕噜的叫声。这个情形，该算是饥寒交迫吧？

苏湘希觉得脑袋昏沉、又冷又饿——是摔那一跤和此时饥寒交迫的结果。没多久，她便在朦朦胧胧的意识下睡着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再醒来，一半是因为口干舌燥，一半是由于悠扬的萧声传入她耳中。

这时候居然有箫声？嗯，吹得真好，沉浸于悦耳的乐音中，苏湘希想起了曹孟德的一首诗：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。何枝可依。”

看吧，联考背了那么多东西，其实还是有派上用处的

甜甜系列



玄
郁





时候。在明月星辰下，丝竹管弦声中，不是更能情景相应？

现在她全身虚浮无力、手脚冰冷，这种情况下还有此诗意，实属难能可贵——恐怕她还不晓得自己正处于高烧的状态中。

哎，她真是被高烧给整傻了——有箫声就表示有人，有人就可以呼救求得生机。然而——她却只是在昏沉的状况中聆听箫声……



星斗满天、银黑交衬，月牙游移其间轻盈流盼，夜空美不胜收然而东秋凌却无心仰望美景。

他一身黑衣劲装，就连那张俊脸也敛藏在黑布底下，只露出一对堪与星月争辉的星眸。

黑衣下的脚步毫不迟缓，轻灵迅捷得无声无息。他如风似影穿越树林草莽，到了目的地，大刺刺地进入草屋，却毫无预警地吃了一惊——

屋内居然有人，还是名女子！

东秋凌凝视她的睡脸半晌，昏暗的屋内，让他没发觉她的异状，只直觉她不具威胁性。

于是，暂时撇下她不管，先寻找他的目标物。

一双星目轻易地扫视到目标所在。他修长的手指取出墙中的纸条，阅毕塞入怀中，眼底同时闪烁着杀意，但，只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。

他走向那名女子，正想俯下身察视她的状况，却惊觉



屋外有人走来，便旋过身正对门口，静候来人进入。

进屋的两名武人乍见东秋凌都大吃一惊，但立刻便恢复了镇定。其中一人拱手问道：“阁下可是‘首席杀手’？”

东秋凌幽冷的嗓音：“正是。”

两名武人互望一眼，似乎松了口气。

“我等乃武岩门下，特来商讨交易内容。”一名武人说看，眼光瞥见东秋凌身后的苏湘希，黑暗中误以为是男子。“这位——”

江湖中人与杀手交易向来不愿泄露予第二人知晓，特别是以名门正派自居者。

东秋凌为免旁生枝节，反手点了她睡穴，心中却暗惊她身上高热的体温。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我等绝对信得过您‘首席杀手’的威名。”恭维一番之后，武人自怀中掏出一小包东西，转入正题：“门主希望你以此物达成任务。”

东秋凌接过那包东西，不必细瞧就明白是武岩门的成名暗器“梅花针”。他取出一根“梅花针”，将那一小包抛回给两名武人。

“我会如贵门主所愿，完成这项交易。”

两名武人见东秋凌如此自信，对他的武学造诣不寒而栗，忙道：“‘首席杀手’果然名不虚传，想必不久即获佳音。我等就此告辞，事成之后自当奉上酬金。”

两人抱拳一揖，随即离去。

东秋凌待他俩离开一段路程之后，迅速抱起昏睡的苏湘希往自己的居所凌空踏草而去。奔驰了一段山路，他灵敏的双耳察觉身后三里之遥的脚步声，立即跃入树林内掩身。不一会儿，从林缝中看见两道人影越过，正是方才那两名武人。

东秋凌眸中闪过锐利的光芒，蒙面下的俊颜冷笑。

难不成武岩门想除掉我？看来日后的行踪须更为隐密。东秋凌在心中暗自警怀中的女子体温热得惊人，他当下不再犹豫，施展轻功全力奔回。

风，一路上不断吹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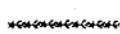
丝微的阳光刺入苏湘希的眼帘，挣扎了许久，她才完全张大眼睛。这一觉，仿佛经历了长时间的越野赛跑，身后的衣服全让污水湿透，手脚也瘫软无力。

看到身上盖着暖被，苏湘希缓缓撑着身子坐起，脑袋仍感觉微晕，她头靠着墙闭上双眼。过了几秒，才又缓缓张眼，眨了眨美目。

好古老的家具。

她打量着四周，发觉几乎所有的家具全都由竹木所制；屋内的摆设则简雅大方、不落俗套。

东秋凌在外头打水，听到屋里有些许声响，明了客房内的人儿已醒。他不疾不徐走进自己的房内拿了一套衣服，再到厨房端出，一碗粥，轻步走向客房。



苏湘希见房门被打开，全神贯注地凝视来人，还没看清对方的脸孔前，冷冷的声音传来——

“你醒了？”

一个顾长伟岸的身影走入房内，挂着一张没有表情的俊容，那对炯然淡漠的星眸，深深吸引她。

东秋凌一手将粥放在桌上，另一手将衣服抛给了苏湘希。

“把湿衣换下，吃了粥好好休息，待会儿我会端药过来。”

他话一说完转身就要离去，眼角余光却瞥见苏湘希怔怔看着他，丝毫没把话听进去的模样。

“有什么疑问？”他侧过脸。

苏湘希还是一副纳闷的呆样，舌头打结似地问：

“我……你……，你为什么这么奇怪？嗯……我是说……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或老是……这里是片场，你在拍古装片？你是哪位演员？我在电影上好像从没看过你。”

好帅喔！苏湘希心中暗想。

她一连串的疑问，却让东秋凌摸不着边。

他还没质疑她的穿着，她倒先说起他衣着怪异了。

“市井人士不都这般打扮，有什么奇怪？”

好吧，先撇开穿着不谈。她又急切问道：

“那么请问你发现我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群人？还有，你联络警察了吗？”

东秋凌双手环胸，上下打量着苏湘希。

看她外表清丽脱俗，举止平常，没想到说话语无伦次、疯言疯语。

太可笑了——联络“警察”，是她的家人吗？他都还没问过她是何方人氏，要去通知谁？

苏湘希种种的“疯言疯语”让东秋凌有八成笃定——她果真病得不轻。

好吧！就算他倒楣。是他自己招惹上的，无论如何也得要妥善安置。正巧再过两三天，他那位“绝色”好友就要到访；届时就让略懂医理的他去诊视她的病情好了。目前，他不想再为其它事情烦心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他解决。

苏湘希一对大眼盯着东秋凌看，期盼他的答覆，却不晓得他冷峻的外表下在盘算什么。

“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事日后再说，一切我自会安排。”他语气中带有不容反抗的意味。

苏湘希一阵愕然。嘎？什么都没回答就要走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！

不过另一个重要的念头闪入她的脑海里。

“等一下——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东秋凌一脚已经踏出门外，口气略显不耐。

“非常谢谢你救了我。”她眼光真挚，点头致谢。

还以为她要说什么，东秋凌不吭一声，掩门离去，只留下满腹疑惑的苏湘希。

她跳下床，却因病未痊愈，跌跌撞撞地坐到椅上。这



哪有什么黑影！一切不过是场恶梦。眼前正俯视着她的东秋凌才是真实。

天哪！她刚做了什么？该不会打到他了吧？

瞧她张口结舌的模样，东秋凌打趣说道：

“看来你身体恢复得挺好，昨天走路还摇摇晃晃，今天已经能打人了。”

他伸出手贴在她额上探测，丝毫不避男女之嫌的平和态度，令苏湘希脸上没来由一阵羞赧。

“完全退热了。”他收回手，离开床沿。

“刚才——真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她呐呐道，掀开被子，轻盈下床。

“我晓得。”他扯开笑容，神情却是冰冷。

“对了，还没请教你的大名？”

东秋凌迟疑的目光带着拒人于千里外的意味，令苏湘希不觉升起一股怯意。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

为什么？她正想开口，东秋凌却先一步拦下她的话。

“早膳在厨房里，你自个儿打理一切。”

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门，像是有要事在身，仓卒离去。

这——这是什么情形？

虽然他之前不是十分和善，可是也没有那么冷漠，怎么在短短一瞬间却像变了个人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

她心中充满疑惑，快步跟着出去。瞧他走入房内，她于是想跟着进去告诉他自己的姓名。

苏湘希堆起热切的心，正打算开口，却惊见形色匆匆走出房门的东秋凌，手中赫然拿着一柄剑。她心中一空，想说的话哽在喉咙。

东秋凌当没瞧见她一般，迳自越过她朝屋外围篱走去——显然是要出门。

苏湘希见状，微顿了一下，急忙道：

“我——我叫苏湘希，是未来的人，因为阴错阳差到古代来了——”东秋凌的脚步仍没停下。“请你听我说——”

“我现在没时间听你说！”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原地，仍没转过身，背对着她。“我说过，有事日后再说。”

话一说完，又昂首阔步走了。身影渐行渐远，被树影遮蔽。

有一瞬间，苏湘希像是化成了石像，呆立茫然，完全不知所以。但一股不服、激昂的情绪在内心翻腾。

哼！你走，我难道不会跟？

一下定决心，她立刻付诸行动，快步追往东秋凌离开的方向。

哎，山路可真不好走。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样深山野僻的地方居住，而且一人独居？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孤单、无趣吗？

心里头嘀咕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令她料想不到的声音

她全身一震、脚下一滑，眼看就要滚下——

“哇啊！”

所幸一双健臂及时搂住她，才避免此灾。

“好险！”

苏湘希额冒冷汗，好一会才收回心神。转过身定睛一瞧，东秋凌已松开手。

“回去！”他的口吻十分不悦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澄澈的大眼不甘示弱地迎上地严厉的眼神。

“这里深山野岭、群兽出没，恐怕你还没踏出山头就已经尸骨无存。你别忘了，你才刚刚病体初愈，如果又高烧昏迷，我绝不救你第二次！”他最后一句话显示出绝对的无情冷漠。

苏湘希心头一颤。

此时此地确实没有她逞强的余地。她不发一语，悻悻然走回原路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回去就回去！

东秋凌凝望她越走越远的背影，脑海想着她方才忿怒难平的俏脸，淡淡逸出一抹浅笑。

没有久留，一旋身，他如疾风般奔去。



明月当空，群星却黯淡无光。

一道飞驰的人影疾行在巷弄民宅的屋檐上。

市街上行人疏疏落落，尚称幽静，两旁客店不时传来酒醉喧哗。这条人影潜越其间，丝毫未惊动落叶尘埃，身手了得。

